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剡源文集卷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剡源文集卷二十一

元　戴表元　撰

賦

可竹軒賦

山陰王理得靜人也嘗築一軒竹間取晉子猷語既名之以可竹而請問於剡源乃為設客主人問答之詞以廣其意

客有問可竹之義於王子曰昔子之先瑯琊黄門厭歷

兵革頡頏世紛捐家勲而弗紹欲投好於此君寄廬於東土譬之一壺之波流然而儕車代翳弛檐揮耡寧館庖之不繼閲蒼蒨以消憂此其達生幾於柳下憂世近乎莊周者也今子襲舊德之箕裘耕素封之稼穡傲睨徐舉優游内息出無蕭朱許史之榮入無研桑陶頓之役浮毫泛頼沿典遡籍油油乎顔充氣盈華春盛而方敷翛翛乎材堅氣良兵朝餐而待擊雖徵名於古賢亦取妍於幽植所為几案之玩階除之飾或可有而可無

非至人之所溺王子聞而歎曰於乎嗟乎是何傷乎蓋
聞事有不期而相役物有適至而為娛客不愧夫重龜
疊組之世崇臺廣榭之區輦千夫以斥苑囊萬金以聘
姝歌喧管咽鐘奔鼓趨乃有下舍一朝之費而耗中人
十家之須覯其睫暈欲寐體疲索扶意昏昏然不接棄
咳唾於須臾至此窮厓之巔絶島之上慘天荒而地寂
四無人以惆悵忽見奇叢異幹瑰質瑋狀至戀惜以忘
歸為游揚而咏唱使客評一境之異同較一時之得喪

果孰為之賢愚將悠悠而無當粤吾來於兹土姑無論乎古先今夫殘墟斷礎廢圃荒煙因前時之鬱鬱常櫛比而雲連雖蒲萄分根於遐徼珊瑚移植於深淵可成林於談笑何是竹得而侔旃而吾一夫之宅百楹之廬本先人之遺構匪東郭而開墟賴清陰之見覆幸斤斧之相疎風春雪臘雨曉晴晡吾試與客振衣坐石携琴挈壺醒則行歌商山首陽醉則卧遊無懷華胥竹當𩋖爾而笑色勃而吁當此之時人可竹歟竹可人乎於是

客主相喻頹然忘言但見脩脩之涼月若迎顧乎前軒

耕寛堂賦

孫常州既納印而歸築堂於四明山之陽命之曰耕寛其說曰吾畸於人而完於天介於世而通於獨與其盤旋蹙縮於勢禄之途數驚而多恐寧自放於耕無適而不足焉且夫攣腰展髀野慢以為禮吾得以寛吾四體行歌散矚多取而無辱吾得以寛吾耳目作止信期饑飽係時而不自為吾得以寛吾心思豈與夫揺唇觸詈

動足蹈機駕載疾之車擁鼓謗之旂憧憧然猶疾馳而不止者比耶客戴某聞而歎曰先生寓言哉今夫千金之子居與人羣有徵稼於器而菽粟不分氷耕露斸水種火耘彼服田者或愁乎勤嗜乎先生亦既裂千里土而君之何用躬耕畎畒真若野人之云哉乃其風指則走竊聞之走與先生皆越産也而嘗官於吳楚谿所既知而不知者可以類舉彭蠡之瀦震澤之區由其濵者餽於壤而蔬農其上者暇於力而漁故其君子儼儼舒

舒小人則雍雍于于兹非以寛歟越農則不然穴野而
渠糞山而畲弓培寸塈歳無羸儲葢用寛者不勞而嘗
給處狹者愈急而無餘今先生封疆道德畦畛禮義播
治羣籍甕崇列藝豈第閒望以為嘉穀優游篤老以為
樂歳方欲發廪膾洽春秋邇無鄰之不恤遠無乏之不
周耆年勝客以燕以游乃操南風乃歌白駒文孫愿息
前挨後扶嚴良日進迎猫虎也雅素時飭尊田祖也清
傷和之水旱遠敗類之雀鼠若然者粢盛焉而神莫予

吐蓋藏焉而寇莫余侮不競不褰不矜厥土亦不穢予宇藩墉牖戶以保百世之風雨抑走又聞之能勞者不居善施者如忘故自古仁賢之居位其為政也往往可以馴盜賊驅螟蝗必不得已窮居而野處猶能使貪夫吝客愧恥於其鄉嘻乎先生逍遥茲堂想見鄭曲閭風而遜畔交游熏德而稱良人懐闕里之訓家哦召南之章然後道路歌惠穹祗降康門比申吕同大壽等松喬並長回視世俗區區祝豚蹄之多穫夸鼠壤之餘糧何

翅乎滄海一粟太山毫芒哉於時農祥麗天東作胥動先生方清齋啓關徐行屏從有持善言順風三誦先生聽之忻然以為賢於張老之頌

寄安齋賦為廣平舒君作

智安於無疑勇安於不怵廉安於敎貧讓安於不屈内恕者安於寡言達權者安於簡出乃有至人行無朋徒止無居室忽焉禮之以衣冠鐘鼓而不知為衣冠鐘鼓猝然辱之以泥塗袒裼而不知其為泥塗袒裼故能除

藩去蔽剖觚破鐍動如大鵬飛揚振迅寄跡於八荒靜如神龍收潛變化寄形於一物彼拘拘者方欲與之商行藏籌語默宜乎叔孫見笑於兩生楚龔之徒聞老翁之風而自失也

一大菴賦

宅侁師與水晶宫道人遊道人問其居曰無居既而有居問其名曰吾之居姑為一大菴焉而無以為之名菴之大若何曰吾之菴以鴻濛渾沌為盤縁崑崙蓬萊為

枕托義和光景為啓閉山川烟雲為聯絡春秋花木為遊觀江湖魚鳥為賔客出無扃鎖入無住著聚無守東散無部落若是何如道人曰異哉菴乎吾無以名之名之一大菴宅侁師歸而言於剡翁剡翁曰師之居之所寄則誠大矣惜乎其猶有大也道人名之所指則誠約矣惜乎其猶有約也師不觀於南崖之鷗鳶東海之鸛乎夫南崖之鷗鳶朝闞枯壀暮伺田雀投危抵隙窮虛瞰厄極終日之經營寄一饞於擊搏彼其區區之志自

無望於騰天池而冲雲墍東海之鸛則不然神清氣迥欲鮮味薄蕭森亢爽椎攣卓削饑餐沆瀣倦倚遼廓若可以遊溟茫誇冲漠而名猶登於流俗之繪畫用不免於飛仙之羈靮若是者皆累也今宅侁師日誦先民之言以潛西竺之學既自以涵玄茹妙除煩去縛棄世絲如蛇蜕擅天和於龜殼固當捐忘名實消融知覺據逍遥為安堵泛無何之空宅猶復憑無較有誇宏眩博前騫後卑東覽西略達者聞之得無有笑列子之御風齊

侯之糟粕者乎於是宅侁師聞之微笑取茗更瀹翁亦輾然振襟而作

竹坡圖賦

潤韓仲文所居之竹坡蓟李仲實圖之剡源戴表元賦之其賦曰吾聞楚江之濆修竹如雲蓋揚州之土植從古昔而已云有一雋人宅居其隈風煙徼遮雲霄去來𩦲𩦲乎若環群自朿前麾幡而後羽騎翛翛乎又若離塵遠舉凌貝闕而登瓊臺於時雪止筵敞風微帳開接

鼓吹羅罇罍撫羣陰之婆娑眺故邱之崔嵬弔古人之名園茂苑穠花靚卉皆巳聲消而跡滅而吾區區之所玩悅獨欝然髙出乎氛埃則豈不可為臨文感慨顧景徘徊者乎或曰是亦寓爾物之於形久無不化金銷石糜川堙山鑄而況工力之所轉移塵土之所覆藉曾把玩不能須臾而君胡為乎欲尋峴首之留連踵牛山之悲咤乃有倜儻奇士恢踈通儒洒以秋兔之毫寫以冰繭之腴寢玩食閱津攜張趨内不爽身心之安而外無

廢耳目之娛觀其乍起忽仆如顰復笑歌烟偃露涵陰吐照縈紆歷落曲盡其妙誠可以舒襟紳窺道要何必擬崑崙以訪欒慕蘇門而聞嘯然後存浮居之勝觀快長年之清眺主人於是齋形返息頽然如醺賦微言以三作期託老乎此君

縮軒賦

戴子既為縮軒於剡居之西有客過之哂然而歎曰戴子將隱乎抑將以為德乎何其志之髙而言之謙也戴

子曰不然吾三十年行乎功名之途而涉於是非之林及今年漸衰而始休業無成而多悔進不能有為於時以光宗姻起門祚退不能資其所自力以樹田園活尊稚七暑而一葛十晡而九糜皇皇乎徒勤而無所施荒荒乎内怵惕而人莫之知支隙巢以竄伏聊憩憊而逃墟蓋不武以成怯非能高而為卑而何暇於隱何以德為哉客曰子不觀於南山之熊東海之鯨魚乎夫南山之熊人知其勇也然而未嘗狎於郊豈不知夫郊之獲

為飽於麓如使日月而見之則人得以輕其勇矣東海之鯨魚其怒也能覆千斛之舟習於海者未嘗遇而覆其舟也今夫能言之士聽先生之說以遊於千萬人之都與操利業以闞伺於四通八達之市人人志於取也趨喜而違怒據安而避危其事良苦矣有一不當意而無尺寸之地以居其躬予不匿避之而欲以常盛之名揭乎必趨之衝此豈徒無得而已殆難知其所終故曰寡求而少願者守身之寶也不爭而善讓者遠災之道

也且夫華韡者老而歸根飾美者勞而返素火以晦傳燼歷以退合度子毋以昔之揭揭而病今之齪齪安知非子德之將就而樂其夸耶官雖薄猶賢於無名居雖隘猶愈於無家三遇兵而不死一謀歸而就成心懐貞士之操身漏閒民之征一以子為傭胥亦或以為夫一以子為羇雌亦或以為雄熙熙乎蚩蚩乎無譽無讒人不得以錮子之銜無勢無辱天不得以制子之梏子於此猶不足顧今之側肩曲項擎拳累足以求伸者寧得

如子之縮乎察子之介介誠有所缺然子且自視孰與古之黔婁萊蕪賢黔婁賢而死不衾萊蕪賢而生無炊子敢望豐衣給食乎哉姑務縮而圖之縮於貲者康縮於力者强縮於名者良縮於德者百世不忘故令登子之軒嘉子之誼將濶略乎隘夫曲士之節而蕩摩於大賢君子之事於子何如戴子聞其言始而蹙然若無所容既而渙然以怡矣久而愜然於中忘其居之約而身之窮也

喜友堂賦

梅林先生家於海隅桑兆之歲失其先廬先生携孥東西竄奔三歲而歸蒿蓬没垣有李纍纍亦倦於行顧瞻嗟傷潸然不寧嘻彼行旅道途之人望屋而館心援色親鳥巢於林獸穴於麓日暮相求各以其族先君之息惟季與余出此萬死乃不共居是曾行路之人與二物之不如也爰議築堂黽食其舊除荒疏穢以戶以牖先生左處其季在右雍雍于于子姓先後徼嘉名於陶詩

命是堂以喜友名成益喜與客飲酒酒半有客離席而
歎揚襟振弁槩齒舒顔曰子所謂喜吾能言之凡人喜
幸出於憂患病者喜愈客者喜還困者喜舒危者喜安
又有人焉緣物而喜夸者喜權譁者喜市荒者喜色貪
者喜賄今先生羇旅之餘藜藿之伍行無軒車居無妾
圉退無貨財進無官府於彼所喜既棄不取脫鬼為人
化墟作家驚還痛定未遑其他恂恂骨肉感歎咨嗟遂
團圞於一室深慰喜而無涯此於人情相去幾何哉且

子不聞之乎有庳放象舜實為兄周公管蔡不免相去兄弟之閒聖賢所難下至漢文淮南斗粟魏邸急語唐宮飛鏃貴極萬乘富兼九州豈曰無家兄弟為仇先生之居雖陋不完我行其庭爾莞爾塤先生之身雖窮不偶我覿其私爾足爾手食不待奮分饔併餐衣不待華同溫共寒霜露之晨風月之夕行吟接屨坐諷聯席昔也斯墟風棲霧泊今也斯堂嘯歌燕樂昔也斯墟螢飛燐走今也斯堂圖書俎豆且先生自以無願於人而道

仲於閨門自以無用於世而政行於邱園三畝之宅十畝之原弟耨於後兄耕於前既孝既友從容笑言醞此醇醴盎如春溫凡登斯堂與飲斯醴歸視其家誰無兄弟是先生之喜不私諸已將令吾徒聞風而起將令吾居胥為孝友之里也於是先生欣然環坐皆喜衆客酢酒先生起舞而酌其季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兄弟更醉衆客欲行先生又起而酌客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息齋賦

薊邱李仲賔郎中風流博雅經濟人也而好世外之學盛年華士風度瀟然異時嘗以息名齋屬剡源戴子賦之賦曰

薊邱之陽有一人焉非隱非吏不儒不仙手握昭回之章口誦逍遥之篇跨鴻蒙抗青雲同游星辰動揺天鈞蓋其道術既超乎物表而名跡未離乎人羣者也玩大化之所趨悟浮生之無窮寄百世於須臾期已息乎心

躬曰何行而非家雖囂隘而能容噫嘻予子獨不覩之
水上之漚乎謂水息而為漚則浮然而流不知其休謂
漚息而為水則波然而起不知其已是水與漚皆非所
以息也又不覩之木與風乎風欲息而木竅之鳴木欲
息而風撓之零謂風累木風無形謂木累風木無聲是
木與風皆非所以息也今夫人之居世何以異於水漚
風木之相遭雞鳴而起百體皆勞彼求息乎夢寐則有
誤飲食於田獵惑錢財於糞穢彼求息乎老耄則有聞

鳴鐘而不休思秉燭以繼照志燕者息燕不息燕者益北其轅志越者息越不息越者愈南其轍人有常言貧者欲富富者欲貴貴者欲不死彼達者姑舍是無辱無榮無死無生以入於不爭鬼神莫之敢攖若是不既息乎而山中之鳥或以喑烹潛居淵觀或走而驚彼猶未逃乎實與名耶故有南華𢡟恍之裔西方奇詭之倫捐有說幻梯空談真凡皆客所未喻吾將叩之其人

靜軒賦

東平閻公名某居静軒剡源戴表元為之賦曰

世有欲静者問於其師其師教之以學坐蓋屏居久之能安於足而不能安於饑窮之水火於是教之以學然又絶語久之能忘於口而不能忘愛憎之荆棘於是教之以息交則不能蟄穴而栖巢教之以寡求則不能餐松而飲流故嵇叟以慕仙傷生楊卿以忤物招咎喑㾊先盡桑木速折惡影者走而滋多逃聲者除而愈有嗚呼悲夫事有適至理有固然子不覩於空洞㴽没滄溟

之淵方其決陰谷瀉層巔經蒼莽而始激觸縈紆而彌喧迫至乎鉅海則沉沉湛湛人莫測其虧全又不覩陰陽四時之去來前者誰挽後者誰推但見河漢烏飛而兔没草木實落而花開人之營營與識俱生識步而馳識取而爭窮血氣之所趨雖賢愚其同情惟夫大静之士得智遺智居名避名用能玩外物若蟬蛻戲世好為孩嬰時然後出不得已於出則山揺而岳動時然後處不得已而處則鵠峙而鸞停時然後黙不得已於黙則

風收而霆息時然後語不得已於語則玉振而金聲彼沾沾之小犬與硜硜之俗子勺水盈縮杯羮慍喜間有聞蘇門而習嘯望箕山而結軌豈不賢於其徒語諸大人先生之門是猶過蓬萊而誇海市也

容容齋賦

東平徐公書燕居之齋曰容容剡源戴表元嘗過之問曰是非漢人之所云白璧不可為者耶公曰不然因擬其意作容容齋賦久不即就而公歸東

平懷感舊話不敢負言乃為賦曰

大智幽小智仇機鳴轍奔萬類一叩厥有黃髮真逸青雲雋遊偃駕於希夷之林濯纓於清泠之流笑衆雛之相役弛然示之以無求始其昂頭瞠目驕面怒腹咸崢嶸以思逞如不行其所欲既静竢以自休亦逡巡而心伏故力敵者攻勢兼者雄才十百者不强而從量千萬者容之又容升容於斗釜容於庾舉而投之太倉不知其有潤容於谷湖容於瀆輸而瀉之滄海不知其足豐

狐之擇燠乾鶡之違風知陵阿叢薄之功而不知託氣於太空海鵬息以六月澤龍神於勺水脩脩乎知太空之容已而不知太空之所倚物之相容何有窮已昔者周公端揆日容千士仲尼閒居容七十子當其垂紳端委㩁拳曲跪前俞後唯而不為之喜及乎危疑轉徙詩鴟鴞歌虎兕風披雨圮亦無所毀第汎汎而容之遺簪墜履殘籩賸簋或閧風披靡或承流迤邐不知其幾蓋何必家陳羔雉之贄人擁軒車之華而誰不曰我嘗趍

明堂而遊闕里彼有託一時之喜事誇四海之龍門侈公孫之華館開文舉之芳罇唾面敎忍佩韋矯溫所謂擬富於聯珠之室銜明於扶桑之暾吁嗟乎穫容於人則幸爾烏足以盡彼我之所存

胡麻賦

六月亢旱百稼槁乾有物沃然秀於中田是為胡麻外白中玄嘻徹心之良苦徵日御而周旋朝舒翹以東嚮夕偃媚而西遷若餞迎之有節閱旦旦而不愆有一儒

者睹而異之曰是物其有識可比義於戌癸惟太陽之
委照疇一物之得遺彼芃然以自遂有得氣而不知獨
輸勤於映畝致展轉於遐暉迹其華粲粲以淡成幹亭
亭而直致陰回翔以蓋屬膏湛渟而珠媚疑本質之過
清常凝溫而抱粹膚遇暵以不傷表孤妍於衆悴且其
芘本近仁嚮明近智蹈約而不移近信在困而能恭近
義故論胡麻者以為君子之道四宜乎以爾登良醫之
篋衍佐飛仙之服餌也

蠅虎賦

有蟲翼然既獰孔武若腹而縧若臂而距跳踉振擲是謂蠅虎搏蠅甚智狙伏壁間群蠅避之如虎於山我玩諸掌以弄以嬉惴不敢動㜸㜸蚩蚩先生忻然笑而置之我聞古人龍猶可豢惟虎必誅與民除患或生得之用之於戰蓋與死而為鄰嘻其危而敢玩乃有至人以道豢虎居以為徒出以為御又有人焉虎至不怖曰我不爾惡爾無我怒與虎相忘其道甚恕嗟爾蠅虎何為

者耶謂非虎耶於蠅不仁謂誠虎耶遇我而馴或曰搏人所憎不為不仁故見畏於蠅其所以見狎於人或曰是亦虎類馴之有道蠅視之大我視之小藐然掌中以馴易暴亦如彼虎雄跳躁擾極衆庶之所驚繞至人之一笑嗚呼噫嘻物之於人嗜欲血氣鮮有不同意兩鋭者必奪力俱强而乃攻此其無齒牙而忍不爪距而凶搏善良以為食朘膏血以自豐其名為人其實有遠愧於爾爾者矣誠得道以御之彼雖暴而莫動故有談笑

而儀衍挫謀拱揖而孟賁失勇索而言之理無不然一日之内一身之間陰陽水火冦奪百端有道於已愈攻愈堅泰山裂車而目不瞬疾雷破柱而足不遷四海一航八荒一席干戈血肉之區歌舞腥臊之域閱千世於須臾忽微蟲之過隙謂振古之如斯復誰喪而誰得於是先生頽然如醉嗒然欲默縱吾意之所如聊優游而偃息

碧桃花賦

王贊公家既燬於火儼榛莽之遺墟紛風披而雨墮三年亂定主人一還顧瞻咨嗟慘見心顏忽有異花發於蓁間主人曰吁是何祥也問之居人居人不知問之行路行路愕眙乃問野老野老曰此所謂碧桃花也胡為乎來哉且其為花種之實艱土不溫而不豐歲不遠而不蕃睹厥種之瑰奇疑仙人之所植故花於桃者必紅而此色獨白今主人逃空虛而遠適曾日月之未賒厥蓁燥剛瓦礫交加偉尤物之突生誠可駭而可嗟野老

既去主人默然徘徊花閒花若有言於是主人遽然而悟色然而笑曰此非造物所以戲予者耶此非造物所以慰予者耶一以為慰予則我也既履其殃一以為戲予則我也方玩其祥長楊建章之苑太液未央之圃一卉之見材爭獻妍而恐後當其供娛燕遊進幸俎豆土壤飫乎醲肉卬隰眩乎組繡蓋有海西異域之植嶠南遠驛之米勤追風之飛騎煩浮天之大舸敝累千萬人之力僅易一盻之娛追乎陵遷谷改時異事殊視茫然

之陳迹曾不足以自附於刧灰之餘顧樵蘇之見赦與匠石之不誅反不如漆園吏之所羨若彼擁腫不材之樗噫嘻嗟乎物有至妖而為累事有當戚而可欣大者若此細胡足論惟夫環堵之室數弓之園雖故物之已非而為我者自存訊鄰里之在亡對江山之無恙持壺觴以相勞發懽愉於惆悵清風往來鳴鳥上下突焉階除見此槃者矯焉若凌虚猝墜翕然若離羣獨至淡焉若鉛容素膩將顰將蹙弔予尼而悲飄焉又若茶裳縞

袂將翺將翔幸予還而喜也迫而親之不可睇視若商山之皓須眉秀偉忽不召而自來咸驚嗟而歎異又若西山之陽孤竹之子亭亭氷映皦皦玉峙惋塗炭之在前欲潔身而趨避也耿孤瑩於衆妍時臨風而興喟如是花之吉祥將慰我而非戲噫嘻嗟乎物之無情妍媸美醜待人而名亦有不待人而生人雖至靈悲懽喜戚觸物而形亦有物莫之攖淜濊廬於宿信任木偶之所之蓋吾昔者之非去而今者之非歸尚安能以私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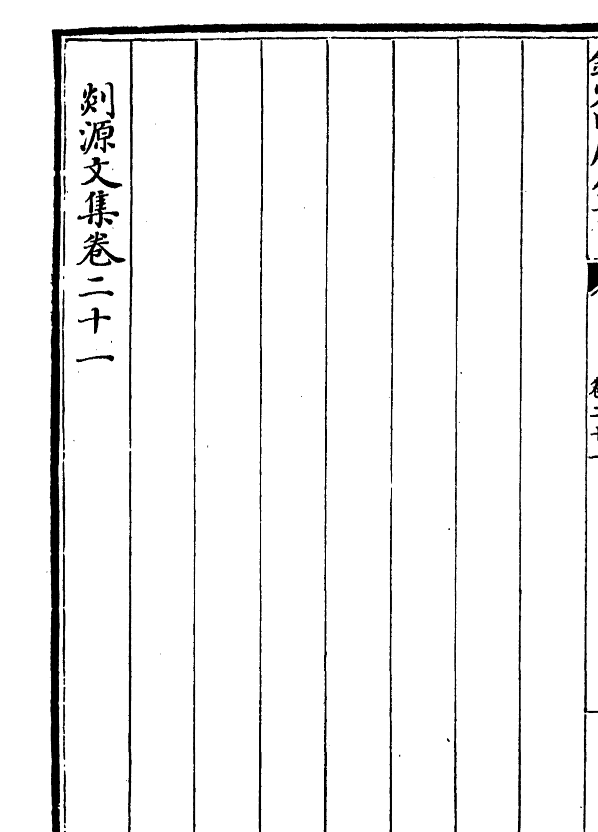
察察預一物之盛衰其來也無所期其泊也無所羇其嵬然異也無毀無譽其皎然麗也無潔無緇與是花兮相忘聊遺老兮庶幾

觀漁賦

秋潦既退河歸故痕童子六七携畚出門載奔載呼集於河堧先生異之往躡而觀乃見衆童脫衣倮足斷渠起塍翻水使涸或運淖没膝或揚泥沾膊或傾畚往箕或布韋行筏或羣蹴鼓譟或獨仆發譹併力競勞有類

竭作先生曰唉爾何為乎有叟在傍倚策而吁曰童子之知爾將取魚每歲八月大水渺漫濱河之陸湧浪如山常有大魚隨潮往還彼一童子及潮未汐往漁於河得魚盈尺今此巨浸與秋俱退渠居平陸不絕如帶衆童惑焉求魚於渠曾是區區魚得而歸且雖有魚其獲幾何常聞漁人日漁於河出市售之味薄少甘得不償勞甚尠而纖一網出海百夫屬厭視河之獲力減功兼我求其說漁何爾殊海勞而苦河逸而腴苦厚腴薄勞

成逸敗所以論魚河甲於海蛟鱷之宅風濤之淵健者以奮弱者以遷亦若吾人隨鄉論賢故瘠土者材而沃壤愧焉議河於海無所取旃曾是沮洳蝦翔蛤奔升勺之水可得而言先生聞之恧然而慙憮然不悅問叟姓名俛首不答顧謂童子汝漁且止吾聞是邦有隱君子汝往問之叟寧非是耶


剡源文集卷二十一

剡源文集卷二十二

元　戴表元　撰

史論

讀司馬穰苴傳

田穰苴之事薄矣太史公為之論次以為之傳非賢之也易曰臣殺其君子殺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也田穰苴之斬莊賈也盜齊之漸也方穰苴以羇旅之餘受兵戎之任名實未必深孚於齊而莊賈者

齊侯之寵臣也夫以寵臣預兵而加於羈旅之臣之右其驕蹇而難制固宜然而穰苴之所自請也已自為將而請君之寵臣以為監既許之矣而逆為之約迫為之期待其至也而借為之辭而斬之此豈有不忍於齊國哉且燕晉之師於齊非有旦暮之急遣一素貴幸之臣而親戚左右為之效杯酒殷勤之懽此人情之所有也藉令穰苴欲申其兵法當先為之令俟其不受而後誅之或不可已則遷刑於僕御亦未太沮屈也而若是不

能終日焉何耶賈誅而馳赦者僅免會燕晉亦解侵疆悉還齊之君臣惴惴焉拱手重足以須犬馬之命田氏之篡齊而有之豈待海上一城之遷哉嗚呼自戰國以來篡殺遂為常事而權臣盜將未有不先立威於君側者皆用穰苴之道也漢衛青伐匈奴蘇建盡棄其軍青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聽天子自裁曰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者郭子儀以九節度兵圍鄴制於魚朝恩為軍容宣慰使而無所統一以至於敗歸又為朝恩所困

然終身不敢失為人臣禮此非將帥之事也哉

讀吳起傳

世儒言吳起未有不恥然異之也嘗讀其傳而得其為人蓋魏公子所謂節廉而自喜名者起之實録也當戰國時士之道先王而守禮義者鮮矣魯俗猶為後衰而起也及事曾子曾子以孝聞魯而議起者曰起之學於其門也齧母而訣殺妻而求將世有學於曾子而齧母殺妻者乎若其答魏文侯舟中之問與夫遜田文辭尚

主趣舍進退從容可觀則猶曾子之教爾學不勝質溺於技勇後人循跡而議置其輕者推其重者名之為薄夫君子惡居下流其是之謂哉

讀孫武傳

或問戴子曰子於田穰苴之斬莊賈嘗甚而非之於孫子之斬吳王美人也不尤甚乎曰其迹似其情非也穰苴之將兵苟惡人之監已不如勿請既請而從之不待令而誅之是欲借莊賈以威齊也吳王以美人試武武

受而教之再三不從而後誅之則是欲售術於吳耳然儒者多言孫武治兵無驗吾併疑試宮人非事實太史公録穰苴事以所聞適相類故牽聯書之歟

孫臏附傳

按太史公不為孫臏特立傳而附於孫武蓋其事微耳而世人稱之甞過實夫臏以刑餘之人而投齊倀倀然求得其當以報魏不啻郤克笑躄之讐范雎折脇之憤也故其從田忌也一舉救齊再舉救韓皆不以取救為

急而急於乘梁之虚而殘之者此其志無一飯不在梁也馬陵之役恥幸僅伸而終臏之身不聞他業可紀就言兵者窺之尤淺之為丈夫哉

伍子胥列傳

昔者嘗怪孟子言君臣之義於齊而有國人寇讐之報曰孟子以義教人者也君有不禮於臣而臣不施讐於君今也教人讐君而得為義乎久之而得其說曰此乃古之君臣之所為義也夫國之有君非以其國私之也

蓋將有以為其國也故國得擇君而治臣得擇君而事而非使之傲然無畏以為上也當戰國時士之仕者猶無常國故孟子以之警動齊宣王而著為驕君之戒若夫人臣之所自得為者則必使其君待之不至犬馬草芥而後是也然自孟子之說行而世之悍臣有所不直於君則悻悻然欲甘心焉曰君固有可讐者也於乎此非伍員父子之於楚其君臣始之有不盡而終至於多傷其義者乎且以楚平王之無禮而伍奢傅其子建奢

以正諫觸死微員之逃則與其兄尚亦必俱死罪在平王無疑也為奢謀者欲忠於建則勉建無怨可也欲全於身則知不可諫而去之可也建以讒踈身以諫死由君子論之奢猶死於職也員為人子至於殘宗國以為墟發君屍而行戮其不太甚乎哉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昌黎韓子嘗駁其語以為不可施於今世此正伍員之比也後之論君臣者當擇於韓孟之間也哉

孔子弟子傳

某按古史考疑公伯寮為讒愬夫子之人夫子不責而委諸天命以為不當預弟子數而蘇子由古史修孔子弟子傳非太史公紀載多所糾正乃亦不遺公伯寮而盡録其語竊嘗考之公伯寮者魯人也夫子之居魯魯人雖不能盡知其道而凡為儒者則希不及夫子之門矣公伯寮固嘗學於夫子者也魯國之政在季氏以門人弟子服勤夫子之教而賢者委曲而從之而責一公

伯寮之不溺於季氏哉當是時由孔氏則必貶季氏由季氏則必叛孔氏公伯寮學孔子而中叛之以市於季氏固勢之所必有也太史公泛録夫子門人以其嘗從遊而不棄不然則子服景伯之言過也夫子本不深信其為愬而公伯寮亦遂卒業於夫子之門乎

蘇秦傳

蘇秦戰國傾危之士也世世之人有稱之者以其能以口舌擯却虎狼之秦令其説行天下不至坐受秦禍嘗考

之事或不然方蘇秦自齊歸周自周而之秦然後之趙之燕之韓之魏流離狼狽不勝兒童婦女之所訕笑苟得一言納之利從則從利横則横其區區窮謀本不專有擯秦之心惟不得於秦而從事於諸侯耳豈得以魯仲連虞卿之事比之哉如其所策誠能盡其形勢之强士馬之盛而用之秦人豈真不得以逞也君子之道内誠其身而後能誠諸人齊之管仲相其君九合諸侯其事偉矣而不免有叛之者泗濵之問至無以服楚六國

忮忍之君視其親戚骨肉有不能自託而能托唇吻之外交以待斃於秦予從散國破而蘇秦亦以謀死固理之不足惜也昔者嘗怪夫子數稱東周蘇秦之時周至於顯王益不振矣先王之遺風猶或不墜故蘇秦東學游說於齊而洛陽之兄弟嫂妹皆能非誚以為非其本俗當是之時得孔孟之佐外以禮樂交諸侯而內以農桑治其國東周之是輔尤賢於諸侯萬萬也蘇秦初干顯王顯王既薄其詐不用而縱其說於諸侯諸侯之事

如彼周又他無賢輔秦以夷狄卒併天下有之豈小小之故哉

張儀列傳

六國與秦皆有併吞搏噬之心非為一君獨賢也顧秦幸而成耳而世人罪秦不置者以秦戎狄而資之詐也以愚考之秦之行詐不信於諸侯莫如商鞅張儀二人之甚而鞅至自衞儀至自魏固非可專曰秦詐就二人考之鞅之不信又未若張儀之尤甚也當儀之時蘇秦

同學先以從約取貴儀後出不得不倚秦以為横迹其口舌反覆傾人十城然後利一邑陷人數鄉然後進一號本不當責之以仁義長者之事而儀之始末得幸於秦屢屢餌其父母之國以為已食此不特商鞅之所未為亦蘇秦之所耻言也吾觀張儀欺楚楚怨欺齊齊怨雖其終以計免猶皆覺而疑之獨其欺魏魏人至死不能覺其為賣已也平時腰金結駟佯佯往來於關河之上梁地日削儀身日貴及其歳宴寵衰秦人以禮歸之

於魏使之坐速寇兵以傾所居之國而魏之父兄弟子方與之優游談笑而終老焉有商鞅蘇秦所無之毒而無蘇秦商鞅所有之禍世之奸人如儀者可不謂行險僥倖哉

樗里子甘茂甘羅魏冉白起王翦列傳

戰國之世秦人以形勢詐力頡頏諸侯故為秦者易為功而事諸侯者難為力樗里二甘魏冉之於當時固非有過人傑出之謀而白起王翦雖為善戰然不過縱燎

於順風林果於垂熟而凡其盡銳以為取勝之道者皆

其不可再用者也此非惟不當責以古良將之風其視

同時廉頗李牧輩猶遠媿之而得為賢乎蓋當是時秦

勢八九成矣天方假毒其手以樹君中原謀不必工所

施而服戰不必良所向而克彼諸侯之臣固有賢於樗

里二甘魏冉之謀勇於白起王翦之戰其君用之未必

能專信之未必能決而又連栖争鳴佐寇自賊顛倒謬

誤卒俱墜於㲉中而後已而數子乘時逐利各以能名

見登於好事之齒舌彼諸國之臣其材實過之者國敗身辱而名字因曖昧而不彰豈非所遇者幸不幸哉

孟子荀卿列傳

古之君子其學為已也而不專乎為已蓋其得之也有餘則推以與人也不患於不足成之也勞則其事傳之於久而無弊孔孟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莫之能尚也惟其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著於用故鬱勃湮積於當時而卒能徐出而大暢之以及於

百千萬世之遠自其及門弟子既皆身被其傳以立於世又自諸子各有所傳然受之淺深而行之久近有不能以皆善而要其大歸苟出自孔氏之傳者至其極衰大壞猶賢於他事萬萬也何也孔氏之道可遠可近可約可博非若他事淫汚辨雜以為通誕神僻異以為高也學他氏者於已不必誠而常懼於無以徇人學孔氏者進可以及人而退亦不自辱其在已者也故學孔氏者近勞而什有八九焉不失為君子學他氏者近佚而

什有一焉不免陷於小人孟子荀卿之於鄒子淳于尸子長盧之屬是也自夫孔氏既沒世亂道微生民之命懸於談兵說利之口者若干年而子思之學再傳而為孟子子弓之學亦一傳而得荀卿荀卿之學未知出於子弓何如也而孟子於子思有光矣夫當孔子之時諸子不棄其師之窮相與追隨馳逐列國之郊羈愁困餓而不忍去一時能言之士與夫非誚孔氏而不為其學者聲華氣勢計當十百過之訖無所據託而獨孔氏師

友一綫之傳屹然不墜以為儒者折衷非止鄒子淳于之徒不可度絜短長而已耳自是而降諸子愈散其荀卿之學亦一傳而謬天下異端曲說愈熾於鄒子淳于之徒而孟子之所著書遂與諸子之書之可傳者共扶孔氏以至於今日由此言之孔氏之道世治則與之俱治世亂則不與之俱亂自古至今固未嘗一日廢而學何其勞而孤也世言太史公不知孔子吾讀孟子荀卿列傳亦燦然知所趣舍哉

范雎列傳

范雎入秦意在於急得秦權以及時償區區之私仇耳豈有奇計為秦哉夫欲得秦權則不容不急逐穰侯白起欲償私仇則不容不以兵脅韓魏此如怒犬噬人伺便捷中圖一决之快君子葢羞稱之然而雎之所以言於秦者則未為非便秦之奇計也雖秦之强不專以雎而昭襄以後諸國於秦若附若離卒能藉必成之資以速得志於天下則雎之助也何也穰侯之在秦固有可

議而越韓魏以攻齊者尤為非計也今夫欲有所圖於天下而無一定之畫先斷於胸中或至緩其所先而急其所後則雖日屠一城月墮一都而無益於大計使秦人竟守穰侯之策近捨韓魏而遠攻强齊則齊地未必可以即得韓魏亦且共起而謀之外讐日堅内力日分而秦事勞矣自睢為遠交近攻之說秦人一如其教日夜搏擊於韓魏之郊瘵肢蠹食腹心垂盡而膚革不知卒之三晉先亡燕楚踵服而君王后之齊最遠最親最

後亦徐取之若此者謂之睢謀非耶故曰逐穰侯攻韓魏雖出於范睢之私而未必非便秦奇計也嗚呼睢以亡夫乞一生於萬死之中出其困辱餘智以報平生之仇意得欲行一聞蔡澤之言即納印去本不切切於秦而秦人竟賴其謀以帝然則非睢之假權也嘗觀六國視秦初非强弱相絶之國而秦能獨伯者六國有客不能用而秦能併六國之客用之也六國之客入秦者多矣而三人之策最為有功於秦其一商鞅以富彊開業

振於諸侯其次張儀大破諸侯之從以為横其後則雎所謂遠交近攻者若此三人皆至自魏諸客入秦於其舊國不能保其不亡而此三人者必至大毒於魏焉而後為重張儀以姦商鞅以欺范雎以仇要之六國與秦皆無義客而魏士尤薄也哉

樂毅列傳

戰國之君臣未有能以義始終者也吾每讀樂毅書為之惻然悲歎焉方燕昭不勝報齊之憤卑辭厚禮以招

賢士而毅也往為之屈此其意氣之相求也已非納交要譽於游揚干謁之門者比矣五國之師百城之敵先構其謀而後從之卒功專事擅而諸侯不忌其成兵連役廣而天下不議其非毅之言曰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蓋非虛語也昭王既沒新王以一介之疑棄百年之烈毅於是不得不棄燕而走趙及惠王殷勤反復以義見邀則又幡然因趙以通燕進退去就之間猶庶幾古烈丈夫之風哉世之論者謂惠王薄於待毅又疑

毅不當遽捨燕夫毅於是時不去燕燕未必能全之也毅誠能死死於昭王則可使死於惠王之隙則亦不為得所矣故謂能死於昭王者義也其不死於惠王而去之者亦義也若夫愍王之待毅則猶有禮矣古者人臣之於其國苟為有故而去出疆必有為之道也所往必有為之先也毅之去燕不可為小故也恩睽而辭不汚身疏而家不絶自近古來之改君易將之交處讒疑怨釁而能相全者惟毅君臣而已哉或曰毅則義矣子知

惠王之不能全毅而許之以有禮何也惠王之有禮毅為之也父有不慈而其子申生伋壽之孝非子之常也君有不仁而其臣為伍奢大夫種之直者非臣之願也毅為自全而因全其君毅固常學於賢人君子之道也哉

藺相如列傳

世言藺相如持空言與秦爭璧璧還而終不免趙於璧何益哉余曰不然秦吞諸侯非皆以其能也詐脅之所

得較於兵取者往往十居六七則夫今之視趙其意豈止於區區之壁哉秦計既然則相如之抗秦固有不在於區區之壁矣且國之以人為存亡無以異於人之以脉為生死也有一脉之不絶者人雖危而不即死有一賢之可奮者國雖敗而不即亡秦誠積强之國見諸國皆畏而有不畏者在焉則其不敢易者必其不畏者也豈為一壁之重輕乎吾觀相如蓋戰國豪俊有謀之士近古曹沬之徒也已故能横軀授命而知秦刃之不敢

加强辭臨盟而保趙駕之必可反不然秦昭王之無道叛神明欺骨肉何忌於趙何愛於相如哉蓋嘗考之相如之為趙不但外以口舌折秦蓋諸將之與趙始終而能為秦畏者有三人焉廉頗固相如之所遜趙奢晚而與之同位李牧知名進用計當亦在相如之時使相如但以空言為强而無待秦之實則秦之加於趙必不若是恕矣故曰相如者戰國豪俊有謀之士也獨怪趙以相如之賢所推將適皆一時名傑自不可為無人之國

再傳之後相如未死巳不救於長平之事奢以子敗頗廢牧誅然後昔之所恃以待秦者皆盡而趙亦亡雖曰廢興使然觀國者可不為寒心乎

田單列傳

齊於山東最為大國方湣王之亂樂毅奮區區之燕假天下全力而攻之一戰而破濟西再戰而沼臨淄湣王出奔齊之七十二城一日翻然為燕何其亡之暴也及田單起捕虜破殘城哨五千之卒以鏖百萬之師燕將

授首所失七十二城復翻然為齊又何其興之易也儒
者謂使樂毅不以讒逃則燕不敗田單不堅忍窮城以
須持久之變則齊不興嗚呼此二者似矣而皆非全論
也何也齊雖無道其君可誅而齊國未可即滅也燕起
僻遠出擅中國兵革之盟賴天下方切齒於湣王而樂
毅之賢智足以彌變故數歲而無他然其一人之身而
居不世之烈既有憂其持之之難者矣當是之時齊亡
而田氏子孫不能盡幸而田氏無良子弟耳齊之臣民

含怒蓄怨之日久矣寧以千里之大而一人之能安乎
故毅去燕而田單一匹雛之力遂得乘間抵隙而圖之
此天下必至之勢非毅之道不得盡用而單之術果有
餘也且齊篡國也燕雖召公之後而其德見厭於天與
諸國之君無大相過故五六十年之間六國迭興代仆
而卒以同盡於秦秦一再傳與六國之餘民又相屠戮
而俱至於滅蓋多殺人以立國者其國之不可久而又
欲兼人之國乎哉吾於燕齊之事不能為之數數然者

以此故也然使徒以一日戰伐言之毅兵雖為近正而田單之術何預於此哉今人既誇其神師火牛等智往往又出於兵謀之外單之為人詭謬而不足稱者太史公亦復不載吾亦不暇詳論焉

魯仲連列傳

魯仲連可謂卓犖不覊之士矣當戰國時士非媚秦則宦於諸國朝從暮横去來紛紛而仲連游不以禄説不以利潔身髙視於喧汚垢辱之外一言之出列侯傾風

羣士折喙吾嘗評其挫秦之鋒幾於仲尼春秋之義顧從御者執鞭馬獨嘗讀燕將書而疑之夫君子之立言出於正而無慚處於人而無憾一時未見甚便而萬世莫之能廢者此天下之至言也故其居利害之中如是則生而存如是則死而仆迫於有為而言者戰國之士皆能然矣而其然者仲連之所不為也不為有為而言則其不得已而有言天下後世固將於是觀之矣且夫聊城燕將受其君之命而死守以拒齊之城没於燕者

七十有餘他皆反面復舉為齊獨此城之將外無援內無資而不愛一死焉雖非齊人之所樂而自為臣之道言之君子必許為燕也仲連奈何教之行叛以歸齊乎曰仲連齊人也為齊謀之也則何待仲連之狹也仲連茍有父母之愛於齊齊嘗亡矣仲連遠不為楚申包胥近不為王蠋令齊地已復什九極齊之力何患不獲而為妾婦之忠乎且為此說則與仲尼閒魯亂而使子貢撓齊破吳者同一見也曰仲連天下士也非以齊人自

為也申包胥王蠋亦非所以論之也直不忍孤城之兵歲餘而不決欲全其民脫之白刃之下耳嗚呼此又何言之拘哉戰國之民無歲無戰戰國之兵無歲無殺其為聊城大矣仲連安得城城而仁之且仲連嘗爭帝秦率梁燕佐趙而鬭之所不惡於鬭其兵者全民之仁少而却秦之義大也全民之仁止於一時却秦之義重於萬世也今乃欲仁一城之民而先教人背叛偷生以虧君臣之義何其得之於梁客而失之於燕將也然雖燕

將既死何救於一城之屠哉進退思之無所於據賴其
將自能以義引裁不昧於裂地定封之誘以隳期月之
守不然則燕國有責城之將仲連為説降之客矣曰仲
連之為燕將謀但勸之東兵歸燕而東游齊之二者舉
甚不可以決之非正言也故燕將得書而歸燕不能降
齊不可則擇義以死也是其死也自仲連處之也於乎
此非君子之言也君子之為人謀於其求決於已而忠
告之燕將未嘗求於仲連仲連逆為不正之言而强告

之何也宋牼以利説秦楚之君罷其戰孟子驚焉以為先生之號則不可故君子惡遁辭而大居正焉有勸人以死徇兵而姑為不正之言乎夫仲連之道君子也吾固詳責而嚴求之在他人吾亦不咎之矣然仲連之言如是世終不以聊城之事累仲連者以聊城既屠而不利其爵故賢之耳是固可賢者也古稱明乎齊音者見利能讓而戰國齊士始不讓而趨於譎若仲連者士之能讓者也

伯夷叔齊列傳

某按上古國以萬計其各國之所賢者則自推以為各國之君其衆國之所賢者則共推以為天下之君雖堯之唐舜之虞其初不過萬國之一耳惟其德盛故衆國環而宗之宗之矣而有不宗者在焉則衆國環而攻之夏殷以來主於傳子故天下之共君者不能世賢而分則畧定矣孤竹之為國也不知其所從始相傳云墨胎氏又云成湯所封則是古或有其國而成湯革命始更

封之耳此於商人固無骨肉相連之親與心誠悅服之舊也自成湯至紂凡幾世自孤竹始封至於伯夷亦已久矣然澤足配天無以過周紂惡可誅不浮於桀而湯武之伐君伯仲之閒也孤竹之始封不辭嗚條之爵而其子孫乃非牧野之師乎嗚呼商之未亡也孤竹之事吾不得而知其何如也然但云成湯所封則伯夷之先世已臣於商矣不特伯夷世臣之雖武王亦且世臣之夫君之不能世賢其亂猶小也紂雖天子與諸侯分國

而治盡紂之身亂止其政令之所及而已諸國未大害也幸而紂死一中主代之雖國之所以自治者可以不亂以一君之惡而易天下之共主者湯一行之既以為世駭豈可數數然階亂敎叛使為羿浞者接跡於後來耶故其歌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此伯夷之志也若夫國存而為之君臣國亡而視之塗人不待其賢如伯夷而能羞之矣吾太史公表伯夷為列傳首而怪世儒言伯夷皆過故詳

論之

孔子弟子傳總論

某觀太史公之為書務在推尊孔子而欲廣其道則録其所嘗從遊之士為弟子傳而發篇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然異能之士以為此言夫子所自道嗚呼是何尊夫子之至而淺之為知夫子也夫子之道自其知者言之而千萬世受其賜自其不知者言之而當時之黨里有不諭其為賢而此七十七人之云云者初

復何所繫於其道之重輕乎今夫一介之夫有以自立於鄉曲同時之士或昵而交之或信而事之或知之深或禮之畧紛紛去來尚不能以一槩夫子行聖人之道周流於天下其所歷非一邦所接非一士而奈何欲從數千百載之後追定其從遊之數乎就令不謬而七十七人者但如太史所記自不必皆為賢能之士皆出於受業之數則夫子又自誇其所敎之至此乎大抵戰國以來異書雜說載夫子事多失實其尤甚者漢儒遂謂

夫子以布衣養三千士葢其舛妄至於智者而止吾擇此篇之大者畧為之辨其諸傳中同異則有先儒之折衷此不敢盡僭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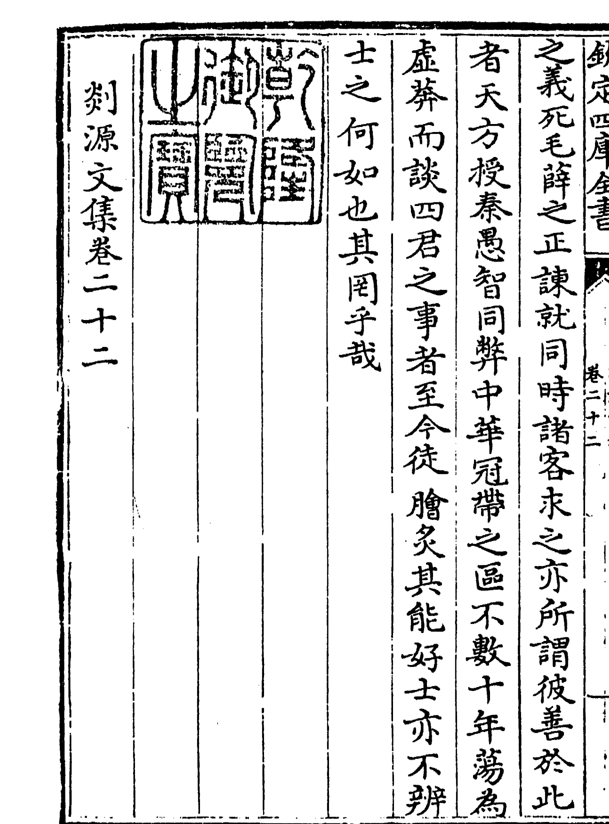
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四君列傳

欲有所為於天下而無特起之士以為之佐雖湯武不能以得志而況戰國區區君臣之間乎自學校井田俱廢材士豪民高者為義俠卑者為游說土裂兵頓隱於農桑者不得逸焉則往往出一時之僥倖以求迎合之

利此固當時俗尚之所同然也而孟嘗平原信陵春申
四君遂以好客聞於天下士亦忻然從之上下皇皇相
求真若傾心赴義以相成其事者以吾觀之四君之中
惟信陵行事近於有禮惜其懿愿既以桓文之事為勸
其客猶似可使者其餘不過餔啜之資盜賊之道朝暮
遊說之徒耳何士之云哉何則四君之時秦雖已横猶
有畏忌諸侯之心齊楚為大國而三晉自負勁兵皆未
遽屈於秦黄歇雖以口舌緩禍迨其歸相暗謬無足稱者

田文之客惟一馮驩終始不忍叛其豢養之恩為之忠計以求益封復爵意念不出齊疆之外趙勝雖有虞卿毛遂稍能叱咤挫秦然其兵退議功從成而德色固有不滿魯仲連張孟談之一噱者而能以強志奇計扼虎狼之秦而收其弊乎信陵之取士則有異於三人矣秦兵壓邯鄲而晉鄙受人之怵翱翔而不敢救挾計殺之自不失為忠於宗國未聞為姊弟骨肉之情也赴趙趙存歸魏魏重終信陵之身秦人不敢肆力而噬而侯朱

之義死毛薛之正諫就同時諸客求之亦所謂彼善於此者天方授秦愚智同弊中華冠帶之區不數十年蕩爲虛莽而談四君之事者至今徒膾炙其能好士亦不辨士之何如也其罔乎哉



剡源文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剡源文集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剡源文集卷二十三

元　戴表元　撰

雜著

讀國語

國語有二十一篇用周公本及補音點校自有此書來最善本也當宋公時韋氏註已始行蓋古註如賈唐諸君之善者韋氏悉擇而收之矣宋公又博洽大儒所定本信無憾余讀之久時時見韋氏千百中有十一過當

而註家縁名析義於文人瀾趨阜拚之勢導之多不得暢故此書所為與内傳相出入者亦或病之以為難讀竊不自勝悾悾之愚遇有所疑標識卷顔其可通者悉斷為句豈獨私諸家塾共學之士參其如彼決其如此亦將有以教我者焉此書不專載事遂稱國語先儒竒太史公變編年為雜體有作古之材以余觀之殆放於國語而為之也

讀孔叢子

孔叢子六卷連叢子一卷通二十三篇嘉祐中有宋大夫咸為之註釋今所傳蜀本是矣乾道中王君蘭稍又釐補其訛闕是為舒家本然取兩家本閱之蓋皆以為孔子八世孫鮒子魚叢聚成書而連叢續於漢太常孔臧其實不然子魚生於戰國之末一為陳涉出知難而退遺言隱行不傳於世者必多安在獵取一二自暴其美侈然上附於先君之列而謂之著書耶張耳陳餘二人者漢初謂之賢士又或以叔孫通為聖人今書數引

其名此後人所推托若房元齡杜如晦之於文中子耳連叢亦非孔臧所為其四賦尤猥劣無西都人語氣二書依傍故實僅僅不失余故讀而疑之然諸子書自列御寇以下多非正文君子之於書為其可以正人心息邪說也則存之孔叢子者嬌嬌然守其經生之學試讀而行之其心之於貧賤患難也不苟辭之矣此非孔氏子孫若其徒孰能為哉

讀蔡氏獨斷

蔡氏獨斷二卷本傳載伯喈嘗著此書而世儒或疑今本非真出於後來者掇拾漢史餘文以成之余攷之伯喈之學不止於此謂不出於伯喈亦非也當由本書散亡幸而存者僅此耳若車服諸志乃其所已創與范曄史文時相出入蓋曄取伯喈非倣伯喈者取曄也古人作史咸有所本一史成而諸書皆廢伯喈之書其以范曄史廢哉然猶僅存則猶有不可盡廢焉者矣伯喈才識數倍於曄繼孟堅者當在伯喈天奪其成逸而歸至

於偃蹇取死二人之道雖絶不同而皆不得免其身士亦何貴於文哉讀其編竟之三歎益增學道之慕云

讀孔壁傳

魯共王所得孔子壁中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釋文以傳為春秋又以為周易十翼按十翼之事不古陸氏既云非經謂之傳則春秋不可以為傳也班氏藝文志載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宫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然則孔安國所謂傳則

班氏所謂論語孝經也

佩韋辨

人性剛柔得於天宜若不可以矯焉者然有修之成德而為君子亦有陷之失中而為小人則不可徒委之天矣德既成性既善我不病剛矣而以剛取禍我不病柔矣而以柔致咎是則又若出於天之所為而人力不得盡預其間吾讀柳子厚佩韋賦感而悲之夫子厚謂純柔純弱者必削必薄純剛純強者必喪必亡故取於韜

義服利之君子以為之盟是行善矣吾獨不釋於取舍之指何其持心危擇利審惴焉奪於其外將不暇執其素委躬而趨之也且淺冶之爭其君而死義也安有義而可悲者義不可悲而不免於禍非淺冶之罪也而子厚罪之陳咸在昏上亂臣之間崛強自異病在猶未能盡誠直耳其觸屏而拒教君子何譏焉而子厚譏之亢子厚之意則擬之若何然後為剛耶如此而剛者在所惡則將出於如彼而柔者而後可耶淺冶之爭非遇孔

寧儀父其君固能容之陳咸不過不能久為要官當是時不為陳咸之直而以他過竟死者多矣然則二子亦偶不幸耳非謂其不能柔而剛也世有所謂真剛者加之以所不堪而不為之辭予之所以不當得而不為之受何者其自處者定也吾觀子厚奇才盛氣言論雄峭得君之淺未覩著立何如而平居與敵以下言視施於所畏者悾悾之義已少衰矣夫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慾之害剛不必已甚亦孰有大於利禄者乎子厚悼苦諫

之敗名懲直躬之失職逃剛太過逡廵不悟而墮於黨人之穽也哀哉吾故重惜子厚賢而有識踈於剛柔之辨不及詳而擇之也王君希聖作佩韋辭自西門豹范丹柳子厚諸人至朱夫子凡取於韋者備矣徵僕為之銘僕不能有所發獨謂子厚宜慕剛者師之不得尚愧不能執柔故為其辨且僕之資外狷急而内巽弱懼學之不勇遂為小人之趨也亦幸因希聖之言而覺焉希聖才敏倍於僕方譲譲好問其以不腆之言為何如哉

時屠維攝提格余月已卯表元書

自袁氏字説至佩韋辨五篇删去不存藁久矣蓋已卯歲前未居剡源時也庚子春有三衢王秀才從何處傳寫以訛缺見問余遂取而存諸篇中俯仰二十年文學志業一無所增益反若有愧於前如何如何

豢豢二氏誠

古有豢氏之國其俗喜搏有一人最善搏力既蓋一國

矣於其奮逆扺控邀遏之術特殫其巧焉他善搏者雖趫健如堵墻躍其前肘交而仆由是人心服之盡國中無與為搏者然謀折之挫之百方乃相率奉之為燕遊醲食聲樂以懲其體其人亦以為吾搏已絶浸淫欲兼他技縱而及於戲弄博奕之事衆奉之者外與之遊而實恥搏之不如也心索而習之久之搏成度其人已不復可畏一少年衆恚曰吾屬所為奉子者以子能搏耳吾今與子搏明日搏於市其人振腕翔踵而赴之氣喘

然索矣故今言技之不終者以豢氏為戒夸氏之國有好德之士亦猶是也夸氏之國之士叩之其策靡不知投之其藝靡不習自炎黄以前茫昧無名之初沿而及於其身之所歷其間廢置盛衰然否之迹靡不通其故自儒者之所當務以至九流百家六合之外竒詭恍惚之説靡不能舉其槩亦可謂辨博不常之士矣去而之一邑一邑敬之去而之一州一州異之去而之天下天下之士愧之曰吾見此人殆虚為士也則相與北面而

事之顧為弟子出則安車居則函丈羣弟子往來聽其說而先生坐授之其說曰凡吾於學弗能物物而精之也吾有要學吾之要而諸所欲能者可舉羣弟子得其說與書大喜不期年學皆成先生處之洋洋然其道有授而無受也其能有出而無入也心竊自幸吾既為天下師何能勞苦復事令然後惟遊樂是圖以畢其茲爾如是又幾年羣弟子時造先生之居而究焉先生應之不踰其初稍稍厭而去之益老益昏師道益衰學者益

離無所得食而歸其國其國之人不為禮令人言為師者又相戒毋若夸氏子然也戴氏曰二氏子之取侮其終身者不可追矣抑所與從遊者何太薄也吾觀自古志怪之書不一其州國名號非人迹所經誕謾無所考信其事復非人世當有故君子多畧而不稽茲二事有涉於教吾故表而録之以使偷近娛而安成名者警焉

猫議

鼠牛虎兎龍蛇馬羊猴雞犬猪皆得其類於人謂之十

二屬猫與人最近獨不預客或疑之以為他物貴賤猶有可言顧不得比蛇鼠乎曰猫慕肥暖輕遷就不信無義又生子多自殘賊其事蛇鼠所不為也

祭文

衆祭徐子方丞旨文

嗚呼哀哉人之羣居各以其倫故生而達之不相遺也所以為義死而闕之不相汚也所以為仁屬者竊見求之於風氣混合之會豈六合之廣百歲之逺而不知其

人蓋亦兩不相值至於貴者各權而忌善賤者徇勢而忘身惟我徐公天性清真聞一言之中於道一材之適於用則夸張贊詡至自引其躬以為如不可及雖草茅側陋江海阻絶内不度巳之嫌疑外不顧人之願欲而必將使之處屈而能伸位近三台仕踰五紀衣冠之所楷則中外之所警策而謙容雅度言笑恂恂辟之大川喬嶽有來必容無門不納人益見其浩蕩而嶙峋彼斗筲之夫撞搪掉擲豈不欲驅羸攻堅揚穢溷潔卒之力

不給而先蹶目既昧而徒瞋夫惟在寵知讓居高能貧故其忘懷出處隨時顯晦白首一節愈久彌純四海之士方期公之大用假使病憊已甚猶當如古法閉閤予告即家賜珍如之何遂棄斯人而長往若返閶闔而遊氛氲攷公之平生本末終始至是則適可無憾惟私情之不釋然者悼行志之未卒而為善之無鄰淒焉薄奠於彼河濆而冀公神遊怳惚之一遇也如疇昔之相親尚享

祭張復山長文

古之君子孰不能剛剛而不黷所以為良我識張君晚在江鄉葢窮年卒歲不羸五秉之入而嚴顔毅色能却千金之裝何以言之其司會計備廉名於朋友其飭子弟損近利於胥商而又退不茍衰老之禄進常守高蹈之方惟於當筵發辨臧否憤激敢者難當雖人情油然終歸避伏而靈臺泰宇冲抱先傷此則君之自損若吾徒所為慘怛者病直諒之不作而老成之云亡凄焉草

奠語短情長魂兮有知尚酹兹觴尚享

祭趙丞文

嗚呼哀哉人之居世愚不能賢有賢於已或鮮其傳賢且有傳是可以死我之哀公則何可已公昔燕居我為鄉人晚而失仕亦同為民窮達之交死生之故人所不知我得詳數埶權之鄉細弱罷市公於此時懦如處子膏粱之門經荒史蕪公於此時勤於窶儒世禄臨民以律為戲公於此時畝如法吏一鐵穿城千夫喪魄公於

此時勇如俠客衣冠播越大蹶小顛公於此時逸如散仙父畬於前子穫於後浮沉里閈以盡者壽一昨兵奔始奠南宅雋者五興左侯右伯神龍從淵雲物先盡山之將移蘭枯玉隕堂堂大宗餘一耋衰今其餘者又不能遺人亦有言公善其終我知公子甚於知公公居未成公許憐我公族有女公許姻我公笑公顰我無不可曷為去我令我無與雖公之子誰免其侮不侮在我我慕公孰惟如公存不敢自辱我老知此非以自警且告

公子公目其瞑北山蒼蒼南溟洋洋百年之情臨此一觴

代千奴監司歸祭祖考妣文

介卭出雲雨流于田靈泉發源瀦陂積焉維我大父造基險艱以身易宗忠不忍言嵬嵬太中承徽襲美華轞高揚良寳中毀施及孱孤遂享豐報未收再穫鼎受既羌惟穫之逸居之賓勞其何無懼而可終朝爰念塋域爰念封樹䰟飛萬里有淚如雨屬者天禍洊延祖妣得

請於廷歸奔喪機有嚴衣冠神靈是憑是舉合葬是安是恒銘碑植植石儀閑閑匪以飭哀哀在肺肝

代祭王右軍祠堂文

維某年月日遠孫某等謹以牲酒致祭於遠祖故晉右軍王公維公清風懿範繪在史册俗情傳誇舉一遺百造意成書縱言為文殘珪斷壁千古難羣小者且然况乎精微青山白雲魂來是非谷禽春吟澗卉晴秀庶幾揮毫尚想舒嘯樹愛召伯綉存平原名賢之光被於遠

昆某等懸覩新像載祀山塾瓣香矢辭炯炯心目尚享

祭告榆林廟文

某流連之人自癸酉以家東行即有兵禍脫命生還顛危益甚六年之間奔走九郡十五縣之地二千里之遠心未嘗一日寧而尅者固吾疇昔所卜以藏吾親墓念所加非他處所比也不自意轉徙而來遂得一區居之畚鍤不勞龜筮自恊鄉鄰往來如素相識夫豈人力所能至斯是敢以民禮謁告於神惟神不賜簡薄於不肖

躬惟先之澤未或隕墜俾世世承祝則其子孫庶克用康將施福其孥以昌其家綏安惠和動罔不裕亦惟我子孫大厥族於斯世敬事神無斁以伸其報焉敢告

祭張村千厨罌山神文

維年月日婺州路儒學教授戴表元謹致告張村千厨罌山之神維我祖考府君祖妣夫人實始託體長錫壠山不肖孫憑賴遺蔭幸未成居積累歲年增邉拓表延袤滋廣今將用閏月某日預卜壽藏於兹山瞻言長錫

歸在東首祖孫相依禮惟其宜惟神尚安妥之勿震勿恐以康我不肖躬以慰安先親之靈則幽明之間為悉侈矣是敢祇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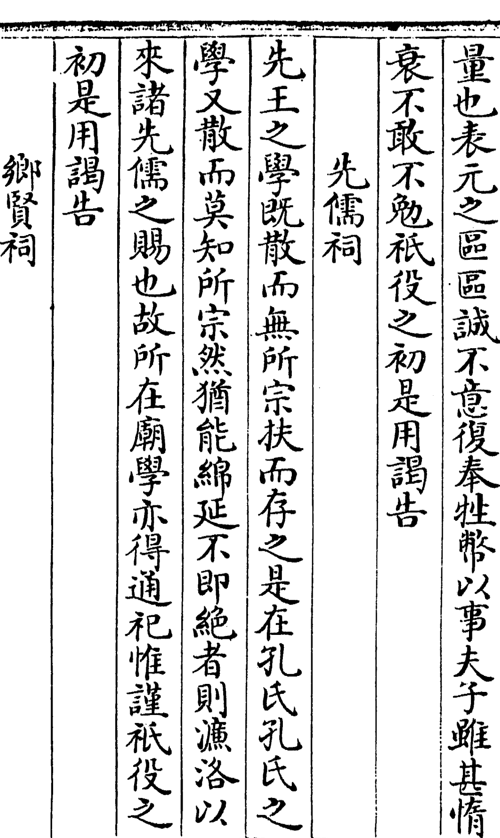
遷奉祠堂文

維大德五年歲辛丑十二月丙寅朔越九日甲戌孝嗣孫戴表元謹以清酌時羞之薦昭告於戴氏初祖九府君以下列廟之靈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表元來居剡源餘二十載而新寢未築頗嘗規購先祠

奔馳之煩莫克就緒深懼迤邐愈兹不虔爰涓吉日
祇遷神主宅兹上游位惟辰巳北上西向初祖以下
在北室高祖六四府君在中室五祀諸神附南室惟土
地之神在下室遷奉之後庶幾安靈陰陽隲相家用和
康以延于子子孫孫無隊厥祀敢告

信學謁先聖文

維夫子之道大而無所不該故精粗内外皆詣其極今
之為夫子之徒者未能盡已而但欲盡物多見其不知



量也表元之區區誠不意復奉牲幣以事夫子雖甚惰衰不敢不勉祗役之初是用謁告

先儒祠

先王之學既散而無所宗扶而存之是在孔氏孔氏之學又散而莫知所宗然猶能綿延不即絶者則濂洛以來諸先儒之賜也故所在廟學亦得通祀惟謹祗役之初是用謁告

鄉賢祠

信為江東儒國異時諸老先生議論風指所以覃被吾徒遠矣愛其人者愛其甘棠况表元得以職事奉祠宇備掃除之役祇事之初是用謁告

土地

惟神涖食兹學有年為官者故苟旦暮以充官簿不得如神之專且久也祇役之初是用謁告惟神嘉相之

中丁遷先賢祠

惟兹學祀鄉之先賢舊矣中更兵燬宇舍不周混處廟

廡祭薦差迭有及有遺神人弗寧相攸西偏厥廬面陽爰議改奉適時中丁諸生將有事於釋菜遂於新祠揭虔妥靈尚歆饗之

祭徐母吳氏夫人文

嗚呼人於父母誰不知親然分别言之父當嚴而近義母或慈而為仁至於離脫襁褓熏漸簡册則必待師友而成身其有閨門貞淑之節而能督飭孩穉家儀塾範與父師均此豈可但謂之賢母而求之曠世蓋鮮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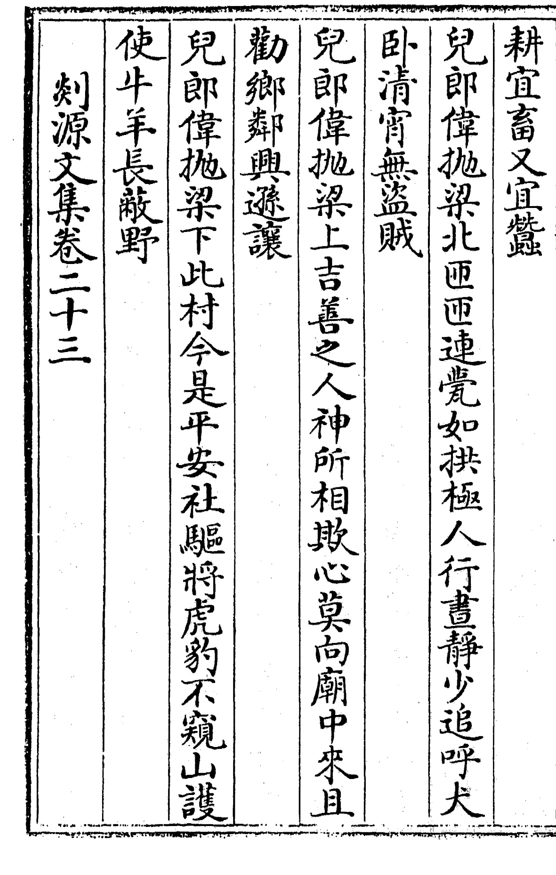
英英徐門弋水之濵惟彼良子幼罹艱辛惟太夫人機杼箴紉却朱鉛而不事慘獨鶴於相晨顧中誠之所惜有掌握之竒珍則為招名工購美錯朝追暮琢以使遠異乎凡珉比諸陶姬截髻孟嫠還鄉維風流之已遠實懿則之同倫天閔其勞與之康强燕樂冀得養壽於朱矍翠管緌綬雕輪宜百年而未足胡慶弔之相因某顧託子列難同它賔既登堂之不早當薄奠之躬陳亟辭絮酒終若有梘吾足者徒含愧而顰呻靈兮有知鑒此

情真尚享

榆林瓦嶺廟上梁文

天開地闢山川忽屬於神靈歲改星回祠宇自關於氣運睠榆林之樂土時瓦嶺之閟宫蘢脉東來雄誇蒼龍之背檐牙南指前占朱雀之躔精神數十里之趨迎生齒累百家之環擁祭則受福久無螟蝗水旱之災過者下車真有社稷尸祝之愛逮於近歲尤著陰功間亦避兵驛候朝傳而不至人方憂盜里門夜啓以無驚惏懞

之賜既多崇飾之嚴未稱遂恢新構益聳羣瞻良家輸
杞梓之材千章輻輳巧匠獻般垂之技百堵朋興日吉
辰良人懽神悅修梁斯舉善頌宜宣
兒郎偉拋梁東好把詩書變土風看取梨洲文筆樣嵳
峩高揷萬人中
兒郎偉拋梁西楡柳堤平馬不嘶從此太平無閧訟村
村化作好山溪
兒郎偉拋梁南積翠前峰手可探事少自然生富足宜



耕宜畜又宜蠶
兒郎偉拋梁北西西連亹如拱極人行晝靜少追呼犬
卧清宵無盜賊
兒郎偉拋梁上吉善之人神所相欺心莫向廟中來且
勸鄉鄰興遜讓
兒郎偉拋梁下此村今是平安社驅將虎豹不窺山護
使牛羊長蔽野

剡源文集卷二十三